

第四十节的隐秘历史——第十六号 संख्या

第二样灾祸——第三部分

Jeff Pippenger

2026-06-18

琼斯的逻辑

琼斯所论《启示录》第十四章中的第一位天使不能与其后的两位天使分开,这一逻辑坚如磐石.他对那三位天使与吹号的天使之间结构性关联的辨认,绝对无懈可击.他的强调无疑是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的三位天使身上,但将他们视为“不可分割”而加以应用的逻辑,对于所有在他们之前的众天使,同样完全成立.

因为他专注于《启示录》第十四章的三位天使,所以他没有将自己的逻辑贯彻到其最终结论.归根究底,他用来把第五、第六和第七灾祸号与《启示录》第十四章三位天使联系起来的逻辑,也意味着要将号筒的脉络一直追溯到七位吹号天使中的第一位.

我看见那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号赐给他们.....那七位拿着七枝号的天使,就预备要吹.启示录 8:2, 6

这一系列天使始于那“七”位吹号的天使,而《启示录》中天使的序列则从第一号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三位天使对于兽印记的警告.琼斯将前四号与后三个灾祸之号区分开来,这一点是正确的,因为这种“四与三”的预言结构,同样也见于众教会与七印之中.既然《启示录》一书凭三位见证人得以确立,这就使那些愿意看见的人明白:七作为一个象征,也包含四作为一个象征,并且包含三作为一个象征.

神圣的联结

我们近来一直在指出:《启示录》第十四章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是借着伊斯兰之第一灾祸与第二灾祸的时间预言而得着能力;而第三位天使的赋权,则是借着“9·11”第三灾祸的应验而完成的.琼斯的应用所表明的是——尽管他并未提出我所强调的这一点——从《启示录》第八章第一位吹号的天使,直到《启示录》十一章第三灾祸的号筒天使,每一位天使都与《启示录》第十四章的三位天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乃是在同一条预言线中的象征.若要明白这些天使各自所代表的不同角色,就必须如此承认他们.因此,正如七教会、七印和七号既代表“七”,又在“七”(教会、印、号)这一整体象征之内包含“四”和“三”的象征一样;从七位吹号天使中的第一位,直到第三位天使这一整条天使的线,都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这就标明了一条由十一位天使构成的线.

《启示录》第十四章中的三位天使,代表了米勒派所传、宣告审判开始的警告信息,以及此后十四万四千人所传、宣告审判结束的警告信息.

七枝号筒象征上帝在其护理中所运用的势力,用以向那些强制崇拜太阳的列国施行审判.

前四枝号筒指出,到427年时,西罗马已走向渐进性的覆亡.

第五和第六项指出了东罗马自1449年至1453年的覆亡.

最后三枝号筒代表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教。

启示录第十章中的那位天使就是基督；祂降临，是要在起初赋予这场运动能力；而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中，祂再次降临，是要在末后赋予这场运动能力。

第七号在1844年10月22日，就是审判开始之时，即预表之赎罪日，开始吹响。禧年的号筒本应在赎罪日吹响。因此，在审判之时有两种号筒被吹响：禧年之号与第七号。

你要在七月初十日吹响禧年的号角；在赎罪日，要使号角声传遍你们全地。你们要将第五十年分别为圣，向全地一切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归你们为禧年，各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各人也要归回自己的家族。第五十年要作你们的禧年；这一年不可撒种，也不可收割地中自长的庄稼，未曾修整的葡萄树上的葡萄也不可采摘。利未记 25:9-11。

在《利未记》紧接着的下一章中，界定以色列被分散“七期”这一背景的上下文，乃陈明于那些引出在赎罪日吹响禧年号角之指示的经文之中。

你要晓谕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地就要向耶和華守安息。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六年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只是第七年，地要守完全安息的安息年，是向耶和華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遗落自生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所结的葡萄，也不可摘取；这年，地要守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们作食物；给你，给你的仆人、婢女、雇工，并寄居在你那里的外人，也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作食物；地所有的出产都要给这些作食物。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利未记 25:2-8。

当米勒在第二十六章中认识到以色列因未让土地守安息而遭受审判时，他运用了“一日代表一年”的原则，并发现一年为三百六十日，而七次三百六十就是二千五百年，这乃是因违背圣约而受惩罚的时期。这是他所发现的第一项预言真理。它乃是那些真理的根基；基督借着米勒的工作所奠立的根基，正是由这些真理构成的。禧年的号角乃是宣告拯救与自由。

第七号，就是第三样灾祸中的伊斯兰。

但在第七位天使发声的日子，当他将要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他向他仆人众先知所宣告的。启示录 10:7

伊斯兰教的第七号筒乃是外在的预言真理，而禧年的号筒乃是因信称义之内在的预言真理——从罪中得拯救；照怀爱伦姊妹所言，这就是真实意义上的第三位天使。在第七号筒吹响的时期，“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一奥秘将臻于完全，因为基督将祂的神性与那十四万四千人的人性结合起来。届时，那些领受上帝印记的人将要宣告一个号筒式的警告信息，这信息被表征为第三样灾祸，同时也是第三位天使的警告。当那位降下、其位格不下于耶稣基督的天使手中带着信息而来时，第三样灾祸便赋予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以能力。

当我们确认：赋予第一位天使信息能力的，乃是关于第一祸与第二祸的时间预言；而赋予第三位天使信息能力的，乃是关于第三祸的预言时，我们就是在指出，那些号筒乃是“因强制遵守星期日而临到罗马的审判”。那些出于天意的审判，尤其是最后三个祸号，与《启示录》第十四章三位天使的警告信息彼此对应、互为平行。在米勒派的历史中，有两祸与两位天使；在十四万四千人的历史中，则有第三祸与第三位天使。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起始历史中，那开启审判的信息，乃因伊斯兰教对第一祸与第二祸的应验而得着能力。在第三位天使的结束历史中

,那宣告审判结束的信息,乃因伊斯兰教对第三祸的应验而得着能力.

起初与末了所赐下的能力,乃由《启示录》第十章与第十八章中的那位天使所表征,“他无异于耶稣基督本人.” 伊斯兰教的外在信息与审判的内在信息,前者乃是第三样灾祸之外在的号筒,后者则是第三位天使之号筒中的审判信息.伊斯兰教之外在号筒乃是二千五百二十年的预言,而第三位天使之内在号筒则是二千三百年.二者都在死人受审判之始临到并吹响,也都在活人受审判之始再次临到.

启示录第十章的天使于1840年8月11日降下,应验了有关伊斯兰的预言;如此,这位天使也预表了启示录第十八章之天使的降下,同样伴随着一个有关伊斯兰之预言的应验.上帝对321年星期日法叛逆的审判,以及随后在538年再次施行的审判,皆由前六号所代表;而祂对那即将来到之星期日法叛逆的审判,则由第七号所代表,这第七号既是第三样灾祸,也是第三位天使.1844年10月22日审判开始的警告信息,以及9/11对活人审判的警告信息,二者都是由琼斯所阐明之次序中的第七位天使所赋予能力.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有六位吹号的天使;接着在第十章中,有一位天使降下,这位绝非别人,正是耶稣基督.祂是这一天使序列中的第七位;随后在第十一章中是第三样灾祸,即那从1844年开始吹响的第七号,但在这一引向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九、第十和第十一位天使的天使系列中,它却是第八位.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不能与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割裂开来,同样也不能与上帝对背道之审判的七号分离.启示录第八章中的前四号审判,指出了西罗马在君士坦丁于321年首次颁布星期日法令之后逐步走向灭亡的过程,并始于他在330年将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之时.

“当我国在其立法议会中制定法律,在宗教特权之事上捆绑人的良心,强制人遵守星期日,并以压迫性的权力对付那些遵守第七日安息日的人时,上帝的律法在我国境内,就一切实际意义而言,必被废弃;而国家性的背道,随后必引来国家性的毁灭.”《评论与通讯》,1888年12月18日.

国家性的背道招致国家性的毁灭这一原则,临到君士坦丁的国度,是从前四号开始的;这四号使西罗马至476年走向终局.东罗马则于1453年走向终局,尽管按预言而言,它早在1449年7月27日便已丧失其国家主权.不同于一夜之间被倾覆的巴比伦,罗马——无论西部还是东部——都是逐步被带到其终结的.西罗马在前四号之下于476年灭亡,预表美国在四号之下的灭亡;而这在一个层面上代表美国的四代人,这四代始于1798年,终于星期日法案.这四代与复临信仰的四代相对应;后者又与《启示录》第二章中的前四个教会、《以西结书》第八章中层层升级的四样可憎之事,以及《约珥书》中蝗虫的四次浪潮相平行.

因为主耶和華如此说: 我将我这四样严厉的审判,就是刀剑、饥荒、恶兽和瘟疫,降在耶路撒冷,要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是如此吗? 以西结书 14:21

第五号和第六号吹响,倾覆了东罗马;而东罗马在预言上相对于西罗马,乃是代表国家.西罗马代表教会.西罗马也代表美国;美国首先被征服,正如西罗马曾首先被征服一样.

“当美国这片宗教自由之地与教皇制度联合,强迫人的良心,并逼迫人尊崇那虚假的安息日时,全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将被引导去效法她的榜样.”《证言》卷六,第18页.

前四号筒代表美国历史的四代;当美国倾覆之时,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一节中的那荣耀之地也恰已倾覆,而下一个障碍便是埃及,作为世界其余列国的象征.其后,联合国,就是那十王,便照着

启示录十七章所说,为着“片时——一时”,同意将他们的第七国交给教皇权.这事发生于希律的生日筵席之时,那时他许诺将自己国的一半赐出.在希律的生日筵席上,就在那一时辰中,有字写在墙上的灰泥上,伯沙撒也被杀了.那一时辰始于星期日法案,并持续直到人类恩 probation 结束.第七国被征服,正如1453年君士坦丁堡城墙倾覆所预表的那样.从美国的星期日法案——由1449年所预表——直到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乃是四个象征性的年头.教皇权于1798年受了那致命的伤.

在《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中,教皇权于1798年在末时倾覆.随后,南方王于1989年在末时倾覆.美国在四十一节中倾覆,埃及在四十二节中倾覆,而教皇权则在四十五节中迎来其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倾覆.

“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所清楚揭示之列国的兴衰中,我们需要学习: 单单外在的、属世的荣耀是何等毫无价值.巴比伦,拥有其一切权势与辉煌——其权势与辉煌乃是此后我们的世界再未见过的——而在当时的人看来,又似乎是那样稳固、那样长存;然而,它是何等彻底地消逝了! 正如‘草上的花’一样,它已经败落了.雅各书 1:10.玛代波斯帝国,以及希腊和罗马诸国,也都是这样灭亡的.一切不以神为根基的,也都要如此灭亡.惟有那与祂的旨意相连,并彰显祂品格的,才能存到永远.祂的原则,乃是我们这世界所知道惟一坚定不移之事.”《先知与君王》,548页.

第四十一节中,美国(假先知)的倾倒由1449年所预表;第四十二节中,埃及(龙)的倾倒由1453年所预表;而教皇权(兽)则如1798年所预表的那样,走到其终局,无人帮助.假先知和龙是被号筒的势力推翻的,而兽则是被龙的势力推翻的.

数字“四”乃是一个国度瓦解的象征.亚历山大的国分裂为四国;埃及在第四代沉于红海;以色列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四件可憎之事中向日头下拜.地兽之中那新教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四代始于1798年,并终于那即将到来、同时临到两角的星期日法.以西结所预言临到耶路撒冷的四样严厉审判,说明了临到美国的四重审判;而这四重加于《圣经》预言中第六国的审判,预表了从1449年至1453年的那四年;就在那时,《圣经》预言中的第七国同意将自己一半的国权交给教皇制度,在推罗淫妇所统治的政教关系之下.

1449年至1453年的这四年,代表第七国在星期日法案时的灭亡;同时也代表第八国自星期日法案直到恩典时期结束这一灭亡时期.对埃及的征服——埃及既象征世界,也象征那交给教皇权的龙——是在1449年至1453年这四年所象征之时期起始处的一个分形.这就表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次是在星期日法案之时,另一次则是在米迦勒站起来之时.当米迦勒站起来时,照着默示,四位天使便被完全释放.

“我看见那四位天使必执掌四方的风,直到耶稣在圣所中的工作完成;随后,七大灾便要来到.”《早期著作》,第36页.

亚历山大之国分为四部分,四枝号筒临到西罗马,四方之风被释放在东罗马之上,四样严厉的审判临到耶路撒冷,四方之风在教皇权走到尽头、无人帮助之时被释放.既已陈明这些预言性的象征,我们将考察第二样灾祸,并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背景下加以应用.

佛罗伦萨大公会议

1439年,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亦称佛罗伦萨联合会议)上,东正教会的代表(由拜占庭皇帝约翰八世·帕里奥洛格斯与君士坦丁堡牧首率领)签署了与罗马天主教会正式联合的法令.他们同意承认罗马教皇为整个教会的元首(最高权威).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以弗所书 5:23.

尼西亚信经

皇帝与宗主教接受了《尼西亚信经》中的“和子句”(Filioque clause);这是对《尼西亚信经》所作的一项增添,宣称圣灵乃是由父及子而出.《尼西亚信经》是天主教信仰历史中最重要且使用最广泛的信经陈述之一.《尼西亚信经》是对天主教核心信仰的正式概要.它最初是为捍卫关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一真理而写成的.公元325年,发生了一场重大争议,因为一位名叫亚流的司铎教导说,耶稣是由父上帝所创造的,因此并非完全是上帝.

君士坦丁皇帝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以解决这一争议.会议郑重确认:耶稣乃是完全的上帝,与父“同一本质”.此后,该信经又于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得到扩充.此处必须指出:尼西亚信经是在第一位君士坦丁的历史中确立的,而这也将成为最后一位君士坦丁,即君士坦丁十一世——东部拜占庭帝国的末代皇帝——所面对的问题.伟大的君士坦丁,作为第一位君士坦丁,在《圣经》预言中一再被提出作为一个主题.他是在东方帝国开端时的统治者,因此也预表东方帝国终局时的统治者.若明白阿拉法与俄梅戛的原则,研究预言的人就必须注意到:尼西亚信经乃是开端与终局两段历史中共同的一个要素.

381年,《尼西亚信经》被修订,加入了炼狱教义、圣餐教义,并接纳在圣餐中使用无酵饼这一拉丁传统.《381年信经》也接纳了天主教对于原罪和来世的理解.其结尾有这一句关键的话:“我们还规定,神圣使徒宗座与罗马教宗在全世界之上享有首位权,并且是基督真正的代牧.”

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另一份更新后的版本于1439年7月6日签署,此时距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尚有14年.该合一协议是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下签署的.拜占庭帝国迫切需要来自西方的军事援助,以抵御不断推进的奥斯曼人.当希腊代表返回本土时,这项协议遭到东方绝大多数神职人员、修士和普通民众的强烈反对.多数签署该协议的主教后来撤回了他们的支持.该合一从未得到完全实施,并在随后几年中被东正教会正式否弃.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这一合一实际上早已瓦解.历史学家常将其描述为一种政治性的合一,但由于深刻的神学、文化及民间阻力而归于失败.

在公元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上,通过了《尼西亚信经》.此事被标记在330年前五年;330年正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所表明之三百六十年、即一个“时期”终结之时.

他必安然进入那省最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事;将掳物、掠物和财宝散给他们;并且图谋攻击保障,然而这只是暂时的. Daniel 11:24.

公元前31年与330年都标志着《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和第二十九节所说的“所定的时候”.

这两王心怀恶意,同席说谎;事情却不得亨通,因为到了定期,结局才会来到.....到了所定的时候,他必再来南方;但这一次必不像前一次,也不像后一次. 但以理书 11:27, 29

东罗马预言谱系的开端（330）与终局（1449-1453），乃由首末两位君士坦丁皇帝所表征。东罗马——即所谓拜占庭帝国——之预言谱系的阿拉法与俄梅夏，乃与帝制罗马那三百六十年的终结相连；帝制罗马自公元前31年亚克兴之战起居于至高统治地位，直到330年，随后又延续至1453年。于公元前31年亚克兴之战以前，马克·安东尼与奥古斯都·凯撒在同一张桌前说谎，却未得亨通。于330年以前，即在325年，《尼西亚信经》被采纳。于1453年以前，那同一《尼西亚信经》的更新版本也被采纳。公元前31年以前，有两位政治人物在同一张桌前说谎。325年，属灵的谎言也在同一张桌前被说出。这两位见证人指明了那在1439年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被采纳的政治与属灵的谎言。那一更新后的《尼西亚信经》被称为《合一诏令》。

“同席说谎”的第一处路标出现在公元前31年之前，是在异教罗马的两个政治派系之间。那些谎言所指定的时候是公元前31年，其内容乃是奥古斯都——作为罗马的象征——对抗由一男一女所构成、代表埃及的联盟。第二组谎言是在325年，而所指定的时候是330年。第三组谎言是在1439年，而所指定的时候是1449—1453年。1439年同席的人代表西罗马与东罗马；东罗马藉着同意一个宗教论点，寻求一个政治目标。公元前31年，继之以330年，再后是1453年，构成了罗马路线的三重应用。

马克·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结盟所构成的政治威胁，预表了325年阿里乌主义异端所构成的属灵威胁；而后者又预表了1439年伊斯兰土耳其人在政治与宗教上所构成的威胁。

《尼西亚信经》的教义乃是谎言，其中毫无真理可言。1439年7月6日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签署的文件称为《联合诏令》，其中所体现的是同样的谎言，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1439年，当代表们返回君士坦丁堡时，迎接他们的是愤怒以及对背叛的指控。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可要土耳其人的头巾，也不要教皇的冠冕。”

这一合一之所以被签署，主要是因为拜占庭皇帝迫切需要西方提供军事援助，以抗衡奥斯曼人。一旦显然看出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军事援助将会到来，对这一合一的支持便迅速消散。1450—1451年间，数个东方主教会议否决了这一合一；而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这一合一便被完全弃绝。关于《佛罗伦萨合一诏令》的最终结果，东正教会认为它是一场失败且被拒绝的会议，并不承认其为有效。然而，罗马天主教会至今仍将其视为一次有效的大公会议。

我们正在确立一种理解的逻辑，以明白第二样灾祸的预言特征如何在第三样灾祸的历史中重演。第一样灾祸那一百五十年的预言始于1299年7月27日，终于1449年7月27日。

1449

君士坦丁十一世·巴列奥略生于1404年，自1449年1月起在位，至1453年5月29日止。他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该帝国延续了一千一百余年。1453年奥斯曼人围攻君士坦丁堡之时，他以非凡的勇气率领守军保卫此城；当时守军仅约七千至八千人，而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则逾八万人。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终于陷落，他在城墙上奋战而死。其遗体始终未能得到确证辨认。他的死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终结（即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所建立之帝国的最后一个直接延续体的终结）。

在希腊历史与东正教传统中，他被铭记为一位英雄人物——在传说中常被称为“大理石皇帝”（即相信他终有一日将归来拯救君士坦丁堡）。

约翰八世·巴列奥略（1392-1448）是倒数第二位拜占庭皇帝，于1425至1448年在位。他是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巴列奥略的长子，也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兄长。约翰八世在其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拼命试图将垂死的拜占庭帝国从奥斯曼人手中拯救出来。1439年，他亲赴意大利，主持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在那里，他与东正教代表团暂时同意与罗马天主教会重新合一，并承认教宗为教会元首。君士坦丁大帝也曾主持尼西亚大公会议。约翰八世盼望与教廷的这一联合能够带来西方对抗土耳其人的军事援助，但这一联合在君士坦丁堡本土极不得人心，最终归于失败。约翰八世于1448年去世（死于自然原因），此时距离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仅五年。其弟君士坦丁十一世随后即位为帝，并在保卫该城时战死。

约翰八世于1448年去世后，其弟君士坦丁十一世被选为继承人。到1448年时，拜占庭帝国已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藩属国，而奥斯曼人对谁坐在君士坦丁堡的皇位上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449年7月27日，在拜占庭帝国最后的岁月中，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拜占庭皇帝约翰八世·帕里奥洛格斯此前已于1448年去世。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格斯（最后一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堡被宣告为皇帝。然而，在君士坦丁十一世正式登基之前，他先派遣使节前往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处，请求准许其执政。苏丹准许了这一请求，随后君士坦丁十一世才正式加冕，并被承认为皇帝。这一举动被视为拜占庭独立的自愿放弃。拜占庭皇帝第一次公开承认，他的统治仅仅是凭借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许可。仅仅四年之后，即1453年，君士坦丁堡便陷落于奥斯曼人之手。

自1449年7月27日起，经过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日，到1840年8月11日，土耳其人藉着降服于欧洲四大列强而寻求摆脱埃及的保护，如此便应验了“一时、一日、一月、一年”的预言。我们如今已经建立起将第一样灾祸和第二样灾祸应用于那即将来临之星期日法案的逻辑。彼得作为十四万四千人的预表，代表第三位天使的运动；而威廉·米勒则代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运动。这两个运动都与“钥匙”有关。

我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以赛亚书 22:22。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 16:18, 19。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探讨尼尼微之战，将其视为那把“钥匙”——它不仅开启无底坑，更是那把先知性的钥匙，使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全部见证得以完全整齐地排列。在米勒的梦中，连于匣子的那把“钥匙”乃是米勒研读圣经的方法。将米勒派历史中的经文印证，与第三位天使历史中的“以经解经”结合起来，便是那把钥匙；这钥匙使启示录第九章的钥匙得以开启并校准第四十节之外在信息中隐藏的历史，使之井然有序。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我们的思考。

“对先知而言，那轮中套轮，以及与之相连之活物的形状，似乎都错综复杂，难以解释。但在诸轮之间，可以看见无限智慧之手；其工作的结果，乃是完全的秩序。每一个轮都与别的每一个轮完全和谐地运行。”《给传道人的证言》，214页。